

谷崎润一郎

春琴抄

赖明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谷崎润一郎

春琴抄

赖明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琴抄/(日)谷崎润一郎著;赖明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9

(谷崎润一郎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142-4

I. ①春… II. ①谷…②赖…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5432 号

春琴抄

春琴抄

图字:09-2012-615号

春琴抄

春琴抄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赖明珠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玮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74,000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142-4/I·4328

定价:2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 目 录

春琴抄 .....	1
吉野葛 .....	67

春琴抄



春琴，本名鵺屋琴，生于大阪道修町の药材商家，歿于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墓地设在市内下寺町净土宗<sup>①</sup>的某寺中。前几日我经过附近，忽然想去参拜一下墓园，于是走上前去请求指引，寺中男子说道“鵺屋女士的墓地请往这边”，于是便带我往本堂后方走。只见一丛山茶树下排列着几座鵺屋家历代的墓碑，却未能见到像是琴女的墓。奇怪，从前听说有鵺屋家姑娘的啊，那么她的墓呢，男子想了一下又道：“难道那边才是吗？”便又带我往东边陡峭的坡道走上台阶。众所周知，下寺町东侧后方是生国魂神社所在的高台，因此现在这陡峭的坡道便是从寺院境内往那高台延伸的斜坡，此处以大阪来说也算是树林难得如此茂郁的地方，琴女的墓便建在那斜坡半山腰整平的一片空地上。墓石表面刻着法名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背面铭记俗名鵺屋琴，号春琴，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行年五十八岁。侧面，刻着“门生温井佐助建暨刻之”。琴女虽毕生冠以鵺屋家姓氏，但或许由于事实上与“门生”温井检校<sup>②</sup>形同夫妻，因此与鵺屋家冢分开，另择一处单独辟为墓地吧。据寺男说鵺屋家早已没落，近年少有族人前来扫墓，而且几乎没有

人来祭拜琴女的墓，才一时之间未曾思索这是不是鴟屋家的人。那么这逝者岂不成了孤魂吗？他说，倒也不然，一位住在萩之茶屋、年龄约莫七十的老妇人每年还会来参拜一两次，那妇人首先拜过这墓，然后，您瞧，那边不是还有一座小墓吗？他一面指着墓左侧的另一座墓一面说，接着那位妇人一定也会在那座墓前上香膜拜，诵经费一总也是由那位老妇人奉献的。寺男指的，是墓左侧另一座小墓碑，墓石约仅琴女墓的一半，如鞠躬状谦恭侍坐着。正面刻着真誉琴台正道信士，背面刻有俗名温井佐助，号琴台，鴟屋春琴门人，歿于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行年八十三岁。这座墓就是温井检校之墓。关于萩之茶屋的老妇人往后还会提到，在这里就暂且不说。只是此墓与春琴之墓相较之下不但矮小，且墓石上明白记载乃属门人，从这点足以看出检校死后仍要谨守师徒之礼的遗志。这时正当夕阳红红，照在墓石表面，我伫立在那山丘之上眺望脚下辽阔的大阪市景观。说来这一带正是难波津自古以来就有的丘陵地带，朝西的高台由这里一直延伸到天王寺的方向。而且现在由于煤烟熏染，草木茎叶已失去盎然生气，蒙上一层尘埃，有些枯萎的大树甚至令人感觉颇煞风景。想象当初这些墓碑刚建的时分，树影该是更苍郁吧。不过现在以市内的墓地来说，这一带仍属最清静而视野最开阔的地方。陷入一段奇异因缘的师徒二人一面俯视着夕霭底下无数高楼林立的东洋第一工业

---

① 以法然为开宗祖师的佛教一派。信仰阿弥陀佛的本愿，唱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可往生净土。

② 给予男子盲人的最高官名。室町时代为保护盲人订定盲人职业。细分几个职业阶级，最高位即检校。本来是平家琵琶演奏者的官名，逐渐演变成对盲人的尊称，也是对地方曲调和箏曲师父的尊称。



大都，一面永久长眠于此。而且今日大阪早已大为改变，不复检校在世当年的旧观了，唯有此二墓碑今日看来仿佛依然正以不浅的师徒之契彼此交谈着一般。据说原来温井检校老家本属日莲宗<sup>①</sup>，除检校以外温井一家之墓皆设在检校的故乡江州日野町某寺。显然检校已舍弃父祖历代的宗旨改奉净土宗，即使化为墓石也不愿离开春琴女身畔，这是出于殉情之意，因而在春琴女尚在世之时，早以师徒的法名，立定此二墓碑的相对位置、尺度等。目测春琴女的墓碑高约六尺，检校的才大约不到四尺。两座石碑并排立于石砌坛座上，春琴女之墓右侧植有一棵老松树，苍翠枝叶伸出覆盖，有如屋顶，而那松枝尖未能到达的左方离开二三尺的地方，检校的墓则如鞠躬般谦恭侍坐一旁。如此可以想象检校生前体贴入微地师事、形影不离地扈从时的模样，仿佛石头有灵，今日依旧沉浸于那幸福之乐中。我在春琴女墓前跪下恭敬行礼后，伸手放在检校的墓碑上，一面爱抚着那石头一面在山丘上徘徊留连直到夕阳沉入大市街的彼方为止。

近来我手头得到一本叫做《鵙屋春琴传》的小册子。这是我知道春琴女的由来。然而此书是以活版印刷四号字体印在生漉和纸<sup>②</sup>之上，大约三十页左右的文章。我推察应该是春琴女三周年忌日时，由弟子检校委托某人为师父撰成传记分送相关人士的吧。

---

① 以日莲为开宗祖师的佛教一派。奉《法华经》，唱《南无妙法莲华经》。

② 单纯以黄瑞香、小构树、剪夏罗为原料制作的和纸。

至于内容，是以散文体撰写，提及检校，虽以第三人称，不过从传记内容推测应该是由检校口头讲述的，因此本书作者其实不妨视为检校本人。依据传记所述，“春琴之家历代称为鵺屋安左卫门，世居大阪道修町经营药材买卖。至春琴之父已第七代也。母茂女出身京都麸屋町之迹部氏，嫁入安左卫门家，育有二男四女。春琴乃其次女，生于文政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又曰：“春琴自幼颖悟，加以容姿端丽高雅，无人可比。四岁前后即开始习舞，举措进退之法自备一格，举手投足之间优美艳丽亦为舞伎所不及，连师父都往往咋舌称许，此儿堪怜，如此资质来日应可期待赢得天下骄名，唯生为良家子女真不知该称幸或不幸。又自幼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之道，进步神速甚至凌驾二位兄长之上。”这些记载若出于视春琴如神的检校，就不知该采信几分才好，不过她天生容貌“端丽高雅”倒是可以从各种事实获得印证。当时妇人似乎大体身长较矮，据说她身高也不到五尺，举凡颜面手足都非常纤细，用具亦极为小巧。从留传至今的春琴女三十七岁时所拍摄的照片看来，轮廓端正的瓜子脸上，眼鼻小巧，仿佛一一都是可爱的手指捏成而可能瞬间将消失般柔软细致。多少因为是明治初年或庆应<sup>①</sup>前后所拍摄的关系，有些地方已出现零星斑点，仿佛昔日遥远记忆已然淡化，或许也令照片中人看来似将飘飘而去，那朦胧的照片除了可以看出大阪富裕商家妇人的气质之外，虽然美丽却没有明显的个性闪光，感觉印象淡薄。年龄要说三十七岁也像，

---

<sup>①</sup> 江户末期的年号。元年至四年(1865年4月7日—1868年9月8日)。其后改元成明治。

要说二十七八岁也未尝不可。此时的春琴女双眼失明已经二十多年，但与其说是盲目不如说看来像闭着眼睛一般。过去佐藤春夫<sup>①</sup>曾经说过聋者看来像愚人，而盲人看来则像智者。因为聋者想听清楚别人说的话而皱起眉头张开嘴巴睁大眼睛歪着脖子抬起头来，好像有点痴呆的样子，然而盲人则安静端坐微微低头，仿佛瞑目沉思般，因此总显得像是在深思熟虑。到底一般说来是否这样，虽然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佛陀菩萨的眼睛，所谓以慈悲慧眼俯视众生的慈眼总是半闭的，因此看惯之后也许我们就觉得比起张开的眼睛，闭上的眼睛更显得慈悲感恩，有时甚至令人敬畏吧。于是春琴女闭着眼睑，便也令人感觉像格外温柔优雅的女人，如膜拜旧画像里的观世音般，幽微慈悲。据说春琴女的照片仅此一张而已。她幼年时照相术尚未传入，拍摄此照片的同年又因偶然遇到灾难，从此之后应该是绝对不再拍照了。因此我们只能凭这一张朦胧的影像推想她的风貌，别无他法。读者读过上述说明之后，不知脑海将浮现何许容貌，恐怕唯有意犹未尽的模糊形象吧，即使能够实际看到照片，也可能无法更清晰明了，或许照片还比读者的空想更模糊不清也未可知。回想起来，她拍完这张照片那年也就是春琴女三十七岁之际，检校不久也成为盲人，因而可以想成检校在世间最后所看到她的容貌也就是这样的形象了。那么晚年留存检校记忆中她的容颜可能也像这张照片一般模糊不清也不一定。或者逐渐淡化的记忆仍凭着空想逐一补充，塑

---

<sup>①</sup> 佐藤春夫(1892—1964)，诗人、小说家。生于日本和歌山县。著作有诗集《殉情》和小说《田园的忧郁》等。

造和这张照片全然相异的另一位高贵女子也不一定。

《春琴传》继续说，“双亲视琴女如掌上明珠，唯独宠爱此儿有加，超越其他兄妹五人，然琴女九岁时不幸染眼疾，不久两眼遂完全失明，父母悲叹异常，母亲因吾儿可怜而怨天尤人，一时之间几近疯狂。春琴从此只得对舞技断念，终于专心励志勤练三弦琴艺，一心志向丝竹之道”。说到春琴的眼疾到底因何缘故并不清楚，传记中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加记载，不过后来检校对入说道这真是树大招风，师父无论才貌艺能皆高人一等，因而一生之中两度遭人嫉妒，师父的不幸命运都因这两次灾难，思想起来其中恐怕暗藏隐情。检校又说师父得的是风眼。春琴女因深受宠爱长大，难免有些骄傲的地方，不过言语举动可爱娇美，对手下仆人都体贴有加，个性开朗豪爽，待人和善亲切，兄妹和睦，一家人都和她亲密相处，唯有跟随最幼小妹妹的乳母认为双亲太过偏爱于她而颇为愤慨，因而暗中怀恨。所谓风眼正如大家所知乃花柳病的病菌侵入眼中黏膜时所生的眼疾，因此检校话中含意，似乎暗指此乃乳母以某种手段令她失明。然而这到底是确有根据或只是检校一人自己凭想象而说的并不清楚。从她往后岁月性情激烈的气象观察，或许可以猜测这样的事实对她的个性造成颇大影响也未可知。不过并不限于这件事情，检校说法中，或许有因过于感叹春琴女的不幸，而在不知不觉间生出伤害或埋怨他人的倾向，不宜一概贸然轻信，有关乳母一事也恐怕只是揣摩臆测而已。总之在这里特地不再过问原因，只要记得九岁时目盲便已足够。于是“春琴从此只得对舞技断念，终于专

心励志勤练三弦琴，一心志向丝竹之道”。换句话说春琴女的心思转向沉潜于音曲方面是因为失明的结果，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真正的天分在于舞蹈，据说她常向检校述说心怀，有人夸赞我的琴与三味线<sup>①</sup>是因为对我有所不知，如果眼睛看得见的话，自己绝对不会往音曲的方向走。这乍听起来言下之意似乎一半也像在说连自己原不擅长的音曲都能有此成就了何况其他，由此也可窥见她傲慢的一端。无论这话是否多少也经过检校一番修饰，不过至少她任凭一时情绪有感而发的只字片语，他都感铭在心仔细听取，一味认为由此可见这话具有重大意义，足以证明她有多么非凡，或许不无这样的嫌疑。前面所提住在萩之茶屋的老妇人名叫嶋泽照，是生田流的勾当<sup>②</sup>，这人长久跟随晚年的春琴与温井检校左右，她说虽然据说师父(指春琴)擅长舞艺，但她的琴和三味线也是从五六岁时就开始请一位名为春松的检校指导，从此以后一直勤练，因此并不是盲目之后才开始学习音曲之道的，当时的习惯，好人家的姑娘都从很早就开始学习才艺。我知道师父在十岁的时候光听到那首非常困难的《残月》<sup>③</sup>名曲就能暗记下来然后独自以三味线试弹出来。如此看来音曲方面应该是她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模仿得来的。只是盲目之后没有其他娱乐，便更深一层地走入这条道路，全副精神都专注在上面了。可能这种说法比较真实，因此她的

---

① 即日本的三弦琴。

② 生田流是琴(如大型古筝)曲的一派，江户中期，由京都的生田检校(1656—1715)所创始。主要在关西地方流行，与关东的山田流齐名，但后来逐渐不以琴而以三味线为主。勾当原来是官名，仅次于检校，由于女性不容许成为检校，因此是女性中的最高位者。但明治四年废除此官，以后只有生田流内还私下留有这种称呼。

③ 为地方曲名，大阪的峰崎勾当悲叹心爱弟子之死，为一周年忌日追悼祈福所作的曲子，成为广为流传的名曲，过门间奏尤其是精彩力作。

真正才华其实可能一开始就已经表现在音乐方面，至于舞蹈方面到底达到何许程度反而令人存疑。

虽然全副精力都贯注到音曲之道，但因为她的身分并不需要担心生计问题，因此最初可能没有考虑到要以这个为职业，后来她会以琴曲师父的身分自立门户，其实是另有原因，就算这样往后她也并不以琴艺维持生计，每月从道修町本家送来的钱就已经多得无法想象，然而因为她的骄奢浪费，以至于入不敷出。那么刚开始可能并没有特别为将来打算，只是纯粹任凭喜欢，就一心努力精研琴技，然而天赋异禀加上热心精研，因此据载“十五岁时春琴的技艺已有大幅进步，超越同侪之辈，同门弟子之中竟无一人实力可与春琴比肩者”，恐怕也是事实。嶋泽勾当又道师父经常相当自豪地说，春松检校虽然是教授相当严格的人，不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受到斥责，反而是受到褒奖的时候比较多，我每次去上课师父都亲自为我指导，真是非常亲切温和，我真不明白害怕师父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说起来春琴之所以会不知道什么是修行之苦而能修炼达到那样不凡的境界，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吧。因为春琴是嶋屋世家的千金小姐，再怎么严格的师父都不可能像为了教育想成艺人的孩子般，以过激的待遇施加在她身上，或许只稍用几分心力指点而已，加上她生于富裕之家却不幸盲目，为师的可怜少女庇护之情在所难免，不过更重要的是师父检校也爱惜她的才华，为她倾心着迷。关心春琴的身体比自己亲生儿女更甚，偶有微恙缺席时，还会立即派人到道修町去或自己拄杖前去

探望。经常以拥有春琴这样的弟子为荣，向人夸赞有加，当着大群聚集前来学琴的艺伎门徒们公然说道，你们要以鴟屋丝桑的琴艺作榜样(注：大阪称呼“小姐”为“伊朵桑”或“朵桑”，特别称呼姊妹中的小妹妹为“小伊朵桑”或“可依桑”以有别于大姑娘<sup>①</sup>，现在依然这样。春松检校也曾经亲手指导过春琴的姐姐，和他们家庭颇为亲近，因此如此称呼春琴吧)。不久之后必须靠这一技之长维持生计的众学姐们竟然不如一个初学的可依桑，说来不免感到心虚。又如有人埋怨师父太过于怜惜照顾春琴时，他怎么说呢？他道为师者教授时严格是为学生设想，我不责备这孩子才是不为她好，这孩子天性对琴艺之道聪明颖悟，因此放任不管也自然能进步到该到的程度，如果真正用心督促的话会更加速使她成为后生可畏的弟子，让将以此为本业的其他弟子同感难堪，何必对一个生长在好人家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姑娘家那么严格教导呢，不如对生性迟钝的人多加一份心力使其成才，将来好独当一面自力更生，你们怎么这样不了解我的用心呢？

春松检校家在韧这个地方，距离道修町鴟屋的老铺大约十丁<sup>②</sup>左右，春琴每天由小学徒牵着手走路去上课。说到这位学徒，就是当时被称为佐助的少年，也就是后来的温井检校，他和春琴的因缘就是从这时结下来的。佐助正如之前所述生于江州日野，

---

① “伊朵桑”日文为“糸さん”，“朵桑”为“とうさん”，“小伊朵桑”为“小糸さん”，“可依桑”为“こいさん”。皆为大阪方言，故音译。

② 与十町同，町是尺贯法的距离单位。十丁约一公里多一点。

老家同样也经营药材铺，父亲和祖父在年少学习时代也都曾来到大阪在鴟屋当过丁稚<sup>①</sup>学徒，因此鴟屋对佐助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历代主人家。他比春琴大四岁，十三岁时开始来当学徒，因此当时春琴九岁，也就是正当她失明那年，不过他来是在春琴美丽的瞳孔已经永远闭锁之后了。对这件事情，佐助一直到往后的岁月都不曾因为未能看过一次春琴的眼瞳之光而有所遗憾，反而当作是幸福。如果知道失明之前的容貌的话，或许会感觉失明后的容颜显得不够完美，幸而对她的容貌没有感到任何一点不足的地方，在他看来从一开始那就显得是圆满具足的了。今天大阪上流家庭都争相将宅邸迁往郊外，名媛们也习惯于亲近各类运动，接触野外的空气和日光，因此像以前那样深居简出的闺秀佳人式女孩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住在市区的孩子们一般说来体格比较纤弱，脸色也大多苍白，相较之下与乡下成长的少男少女肤色明显不同，说得好听一点是不土气，说得不好听是显得有点病态。这并不只限于大阪，而是都会共同拥有的特性，不过江户也就是东京，女孩甚至还以肤色稍黑引以自豪，因此肤色不及京阪地区白皙，大阪世家出身的少爷们就像在戏剧里演出的年轻主角那样纤柔精致、骨架细小，到了三十岁前后脸上肤色渐渐晒成赭红色，脂肪增厚，身体忽然开始粗壮起来，俨然出落成绅士的富态模样，到那个时日之前都一直拥有和妇女同样的白皙肤色，穿着喜好也相当偏爱柔弱。何况生于旧幕府时代的富裕商家，住在不很健康的深奥居

---

① 或称丁稚奉公，十岁左右的儿童开始寄居到商家或工艺师父家当小学徒，一面打杂一面学习做生意之道或技术艺能。



室内垂帘深闺中的小姐名媛们，在从乡下初来乍到的佐助少年眼中看来，那几近透明的苍白与纤秀细致不知道有多吸引人，有多妖艳。当时春琴的姐姐十二岁，下面的妹妹六岁，对于突然出现在这家里的佐助来说，都是以前乡下难得一见的少女，其中盲目的春琴不可思议的气质韵味，更可以说令他无比倾心。他觉得春琴紧闭的眼睑比姐妹们睁开的眼睛显得更明亮美丽。以他看来这张脸非要这样不可，这就是本来天生的模样。四千金中春琴长得最貌美，评语最佳。一般人可能会想就算这是事实，恐怕也有几分是出于怜悯与惋惜她的残缺的感情因素所致吧，不过佐助却不然。日后佐助最讨厌人家说自己对春琴的爱慕是因同情或怜悯所生，居然有人这样看，让他感觉非常遗憾。我看到师父的容颜从来没有一次感到可怜或可悲过，他说和师父比起来眼明的人反而悲惨，师父那样的气宇和容貌何需别人来可怜呢，如果觉得我佐助可悲，而可怜我这个粗人的话，我反而觉得眼睛鼻子俱全无缺，其他事情却没有一件能及得上师父的我们反倒残缺不全呢。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想必佐助最初一面内心深处秘密暗藏着燃烧般的崇拜之念，一面小心翼翼体贴入微地服侍着小姐，可能还没有所谓恋爱的自觉，就算有，也因为对方是天真纯洁的千金，又是历代主人家的小姐，对佐助来说或许被赋予随身侍候小姐的任务，能够每天一起走在路上已经是一种起码的安慰了。以新来乍到的少年身分，居然能被委任帮千金小姐牵手这样的重任，似乎很奇怪，不过最初并不限于佐助，有时是由女佣陪伴去上课，有时是由其他学徒或伙计陪同，各种情况都有过，但有一天春琴忽然说道：“我要佐助陪我去。”于是从此以后才固定由佐助负责这个任